翁山文外

翁山文外卷之二

番禺 屈大均 譔

序

洪範皇極大義序

洪範之篇商之家學在焉考商之家學始於契而契之母簡狄爲帝嚳次妃契與堯皆帝嚳之子也史稱帝嚳執中漑天下堯傳其統亦以執中命舜舜使契爲司徒敷教以其能承帝嚳執中之家學也其後契十四世湯復以執中繼之至箕子其統將墜苟不傳之武王則執中之家學將絶於天下故箕子者契與成湯之慈孫而契者帝嚳之孝子

者也皇極之義自箕子始言之夫子殷人故本之
而言易有太極太極者何皇極而已矣皇極者何
中而已矣當嘉靖之初方文襄公獻夫嘗以洪範
進講而歸重於皇極一疇爲之大義疏奏之方是
時□世宗肅皇帝加意洪範之篇親爲其傳故公
推廣聖意以爲言謂皇建其有極卽書所謂建中
于民易所謂中正以觀天下禮所謂王中心無爲
以守至正也維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卽書
所謂民協于中易所謂下觀而化也凡厥庶民無
有淫朋人無有比德維皇作極蓋覆言臣下之化
於中正者實繇在上者之作則卽書所謂民心罔

中惟爾之中也公所陳一以中爲的能發先儒之所未發蓋溪得皇極之旨而爲箕子之一脉相承者也昔張文獻以千秋金鑑進唐玄宗而丘文莊以大學衍義補進我□憲宗湛文簡以格物通進□孝宗皆吾粵人爲大臣而以道事君之可法者噫公蓋與之爲四也哉

張子詩集序

屈大均

昔夫子教伯魚學詩必兼學禮蓋學詩所以言學禮而詩之言乃文故禮者詩之所以爲文者也天之爲文以日月而日月不過其則日過其則則日過乎月而日爲月所食月過其則則月過乎日而日爲月所食而萬物皆受其災眚矣故則者日月之禮也人之性與日月同體才則日月之光明也禮者所以使日之中月之正者也惟詩亦然有禮而詩之言乃中正於是乎以風爲之始以雅爲之終風以變化其才才而變化乎風而其天之文可觀矣雅以範圍其學學而範圍乎雅而其人之文

可觀矣吾友侯官張子沉酣六藝以風雅自娛所爲詩一以禮爲之規矩其方其圓其正其變皆使之合乎風雅而止蓋以謂風者月之所爲月至子而中喜怒哀樂未發之時也雅者日之所爲日至午而正喜怒哀樂已發而中節之時也中節而後光明盛實陰不失於寒陽不失於暑洋洋乎太和之所發育而爲天地之至文噫嘻風雅之道張子之能言之若此宜其詩有以異乎天下人之爲詩也哉

羅母黃太君壽序

屈大均

予比者爲吾母壽以先高祖聽泉公之妣周太孺人爲祝蓋太孺人年百有四時其子滄洲處士八十有八以經學爲鄉閭老師所爲詩天眞獨寫一皆有道之言白沙氏嘗稱之勿置云顯甫羅子有賢母黃太君與吾母同姓系出江夏而予與羅子生長白沙之鄉常思學白沙之所學以無欲爲大端焉蓋無欲之旨發自濂溪至白沙乃光大之又至彌唐而益明彌唐者龐振卿先生之所居也羅子今移家其地以視白沙其猶鄒郲之於魯耶白沙平生以出處爲重其論學衡有曰魯齋當仕豈

忘天蓋不欲其屈身於元以乖春秋之大義也而白沙生當聖明蟬蛻軒冕曰與二三弟子若世卿民澤緝熙之流捕厓門之魴鯉采圭峰之莪蘭一飲一食不敢違其孀母即其心所想慕近若羅浮西樵遠如匡廬衡岳亦徒寄之夢魂未嘗一至故其詩有曰多病一生長傍母又曰天下名山皆可愛夢中慈母不來遊又曰少有菑畬供俯仰不妨漁釣老東南嗟夫此皆無欲之所至也惟無欲故能高尚惟高尚故能全其仁孝有終身之養而無一朝之憂舉孟氏之所謂守身曾氏之所謂養志於焉皆可無愧白華之篇所云堂堂處子無營無

欲鮮侔晨葩莫之點辱豈非斯人之謂也哉嗟夫爲人父母而得無欲之人以爲子爲人君而得無欲之人以爲臣是皆天之所以獨厚其爲君與父母也者則其所以享無疆之壽從可知矣嗟夫舜禹之不與文王之純孔子之從心顏氏之不改其樂無欲之至也吾與羅子將黽勉以從事於斯至于八九十時耳目聰明精神純固兒齒生而髮復黑以爲其百有餘歲之親膝下歡娛豈非人生之至樂乎哉太君以今年癸亥七十有一少於吾母九齡吾卽以祝吾母者祝之其子之學旣同則其母之壽考當無不同學也者壽親之本也羅子其

亦以予言爲然耶否耶

易簡單方集序

屈大均

无悶粱子以所集易簡單方屬予為序序之曰今夫知本易而人故難之能本簡而人故繁之非所以合乎乾坤之道也夫子稱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用藥如用兵兵能易簡則奇奇則無所往而弗勝孫武子使吳王寵姬視心與左右手背鼓之而前後跪起皆整齊可以蹈湯赴火何其奇也故知兵法不在多一言可以蔽之曰律易曰師出以律有律而後其奇乃可用用能以寡敵衆以弱敵強為天下軍鋒之冠善醫者以藥為兵以天道為律天道在乎易六十四大象聖人以人事合乎天中庸所

謂上律天時下襲水土於斯見之所謂致中和天地以位萬物以育亦於斯見之故善醫莫如聖人天地且受其療治以去其雷風之蠱而況於人乎故夫不知易者不可以醫能以易簡爲道調其陰陽濟其水火行其氣血而天下之疾已瘳矣一物之微皆吾生殺之具殺中有生生中有殺故不貴乎其多此梁子單方之所以爲妙歟梁子嘗箋補神農食物本草未及治物是編始專言之而以日用尋嘗之物在在皆有無煩別求索者爲用按其方人人可以自治雖藥而勿藥勿藥而藥斯誠易簡之至也扁鵲言人之所病病疾多醫之所病病

道少惟道少故其藥多藥多而疾益亂梁子之意
其得扁鵲之微者乎集凡二卷凡病皆有方方皆
已驗非以矜奇尚異予亦頗以平昔所集益之以
惠斯世其亦吾黨仁愛之一端也夫

贈王永春序　　屈大均

崇禎癸未之冬逆賊李自成陷據陜西是時縉紳大夫張國紳宋企郊鞏焴等皆受僞命獨三原故都御史焦公與涇陽故副使王端節先生弗從先生嗣子永春將奉先生以遯先生不可賊使至先生拔所佩高麗刀欲自殺賊使前奪刀刀傷賊使血出手賊使虓怒將遂縶先生以行永春哀求代縶見自成抗聲言曰吾父國之大臣義不可屈若欲殺之則有吾永春之首在自成壯而釋之然永春歸先生已絶粒食七日死矣當是時自成既僭大號方欲僞行仁義網羅秦之賢士大夫以爲用

而焦公奮駡以舌血噴賊數賊十罪賊氣爲之大
沮先生亦餓死不屈賊於是大殺秦士大夫以立
威於是時秦之人以爲使賊無一人可用手足腹
心不能得之於賢士大夫者先生與焦公之力也
而能成先生首陽之節則惟永春云永春自賊敗
國步亦移於是杜門屛迹不復以仕進爲念取先
生所著書日誦習爲醇儒之業秦之人復以爲高
丙午春予至涇陽弔先生已讀永春所爲詩傷人
倫之變哀天道之亡言言激昻沉痛予悲之爲之
淚下嗟夫予自喪亂以來潛行天下所交忠臣孝
子之子弟亦云多矣如永春者至性絶人尤爲無

愧乃爻往山陰劉忠正公當乙酉五月之變絕粒
九日不死子伯繩潛進蔆液復延五日乃死死
之日朝服端坐手書君子小人之所以相傾國家
之所以淪喪反覆數千言號曰十四日卅以爲伯
繩治命伯繩哭拜牀下受之公乃絕自是伯繩亦
絕迹人世以礨石塞其門閭旦夕讀禮注大小戴
記及忠正公聖學宗要學言諸書江東之士奉之
以爲楷式亦如永春嗟夫予昔交伯繩今交永春
兩人之爻其大節旣已可傳兩人之能潔身繼志
以無墜先人之業其孝又可傳而予乃懵然於世
家學不修佯狂自放以厠身於兩人之間其可愧

何如也然旣獲遊兩忠貞之門爲令子所不拒亦從斯踶勉矣永春之家與慈峨淸峪相近鄭子眞谷口在焉飛泉翠壁林木蕭森誠高士之所居伯繩逝矣子將携家以就永春

送李天生歸陝西序

屈大均

夫子稱文王既沒文不在茲茲者何也吾思之聖人有聖人之茲焉吾亦有吾之茲焉文王未沒是茲在西文王已沒是茲在東茲以西始始於伏羲之一畫茲以東終終於夫子之六經然子輿氏七篇其猶東之復起者也西則自周至宋千有餘年始有橫渠先生者以易爲用以中庸爲體以復與於聖人之文今觀西銘一書窮神以繼天之志知化以述天之事踐形以肖之不愧屋漏以無忝之欲天下人皆盡夫事天之道而爲天之孝子其見極高明其言極醇至不謂聖人之茲在焉不可也

昔有問乎伊川者曰西銘何如曰此橫渠文之粹者也孟氏後未之見也嗟夫天地之文以聖人而顯聖人之文以賢人而明橫渠之西銘非所謂賢人之文乎吾人有志欲求夫聖人之文而未有得而先從事於賢人之文充之至盡亦何不可以爲聖人天生李子西人也有志於文蓋自其幼齡已然今且繇橫渠之西銘以求文王周公之文繇文王周公之文以求伏羲之文譬之升太華者必始青柯之坪溯黃河者必自風陵之口安見五千仞蓮花之峰一萬里星宿之海不可以從容而至乎且夫太華爲五嶽之宗黃河爲四瀆之首卦畫爲

斯文之原西銘則濟川之舟檝而陟巘之鉤梯也
李子方以編定九經大全續修朱子綱目爲事吾
慮其工大而力勞荒廢時日未得斯文之淵源而
徒汎濫於其流其學將爲無本故嘗以西銘進之
蓋欲其先得是玆於易簡而後可以直接斯文之
統緒也云爾易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於其西歸
遂書之以爲贈

送凌子歸秣陵序

屈大均

秣陵故我朝之陪京多　高皇帝之遺民焉予所善者若茂之林子元倬王子爾止方子炯伯楊子方舟洪子玄翼湯子凡六人王子有南陔艸堂歲之三月十九日王子必集諸遺民爲　威宗烈皇帝設蘋藻之薦予不肖已亥庚子兩歲亦得與焉因嘆王子之精誠能爲吾黨所觀感爲不可及云凌子之遊於吾粵也請於王子王子爲序其詩而送之嗟夫凌子今世所謂公卿大夫貴人者亦多矣士之飾車馬美衣裘挾其文采技能以遊於四方靡不欲得其一言以爲聲利之藉何凌子委而

去之顧遑遑於遺民之是求乎吾聞君子之遊也自鄉而國自國而天下皆無所求惟以求友而明夫先聖之絶學焉昔在盛朝明先聖之絶學者多達而在上若薛文清王文成方文襄湛文簡高忠憲劉忠正諸公是也是所謂眞公卿大夫有道以爲貴者也以視今日何如哉此一二遺民者方孱然伏處衡茅蔬水不給以其幽賤之身而荷夫危微之統佯狂自穢默默苟全世固不得而知之卽知之亦何從而重之而凌子既能求王子於陪京復思求如王子者於東粤依依不去其將以爲友耶惟遺民與遺民爲友凌子年甚壯學博而才高

工文章嫻於翰墨方馳騁選舉之塲欲爲夫今世之所謂公卿大夫貴人者雖得一遺民其暇親而友之耶雖然易之傳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又曰惟君子能通天下之志王子既愛凌子於前則如王子者亦必將愛凌子於後凌子誠不暇以遺民爲友耳遺民亦何敢外焉凌子將歸秣陵謂予曰子王子之友也可無一言以致于王子嗟夫予亦何言然林子方子往矣楊子猶在陪京湯子在蕪陰凌子歸其以所求於王子者更求之於楊子洪子湯子乎是則予之所以進凌子也已

壽鄧先生序

予之姑之夫曰鄧宜嘉先生者中歲遭亂棄諸生隱於占候卜筮間今年己未年八十有一鄉人以先生高節且善易於天道有獨至欲得予文以爲壽予觀易不言壽然二經十翼所言多有養壽之方至頤卦則專言自養矣然聖人亦秖曰頤貞吉養正則吉耳夫貞者何壽也天地之道貞觀日月之道貞明天下之動貞乎一易之書一言可蔽曰貞以貞爲壽則雖謂顏氏子與錢鏗皆至今存焉可耳先生平生所行絶似司馬季主然季主雖與臣言忠與子言孝而大指多稱引老莊不純乎易

今先生分策定卦按式正綦所陳天地之利害日月星辰之災祥五行之正變咸一準乎仁義之歸順乎性命之理以爲吾人吉凶符契蓋無一言不本於三聖斯固易之大宗天道之所存繫焉者夫以道視節則節小節者道之一端以易視神仙則神仙小神仙者易之一端雖然易有節卦其五爻曰甘節吉先生出處順乎道之自然是誠所謂行而有尚者鄉人以爲然遂書以爲先生壽

送梁子遊南嶽序

屈大均

昔湛文簡公年九十餘猶爲南嶽之遊集諸生紫雲峰麓誨之以學嘗如山川之有本蓋南嶽與吾廣州密邇實羅浮發脉之所自羅浮爲末南嶽爲本吾廣人終日見羅浮而不知四百三十二峰之所本即知四百三十二峰之所本而未嘗身至乎其本之中亦安得謂之知本也耶吾友梁子生東莞其家去羅浮四五十里旦夕行歌采藥往來甚易然未知嘗至羅浮與否未至羅浮而先至南嶽是謂先立乎其本白沙云飛雲之高幾千仞未若立本於空中與此山齊足其巔若履平地四顧灑

然梁子其亦此意耶南嶽有五大峯其中峯號曰祝融祝融火帝也而兼治南海火之本在水水足乎坎而後火生乎離水與火相爲性命故祝融爲水火之帝其都南嶽而離宮在扶胥粤人之事祝融以其治水楚人之事祝融以其治火俎豆皆罔不虔歲之二月大夫上有事裸將聲騶鼓以降祈靈吾與梁子固嘗齋明盛服以從其後矣然予嘗至湖南數經嶽庭之下讀峋嶁碑探朱陵洞登陟芙蓉石廪之峯以觀出日祝融不以予爲生客也私謂觀日於南海得日於水之中觀日於南嶽得日於火之中火者日之性也水者日之命也是誠

白沙甘泉之學云爾子今行矣其亦求如予往日之所得毋徒濯纓於燕湘鳴琴於方廣其可乎哉

周秋篤六十壽序　屈大均

周子秋篤幼時與華亭夏存古交好其尊人斗垣先生嘗佐存古之父文忠公（允彝）爲宰長樂秋篤師文忠而友存古爲學甚勤存古撰代乳集時年止九齡才華飈發而秋篤亦以髫齔能文章爲文忠所器重文忠以薦于陳黃門臥子臥子司理浙東攝府篆比試諸生則以秋篤爲蕭山士冠於是秋篤以所師文忠者師黃門其問學之有淵源品行之有矩則得與庸常不同蓋天之所以相秋篤也蕭山多隱君子來成夫蔡大敬而外有徐徽之者嘗從劉忠正（宗周）講學以忠正爲大師忠正大節與文

忠一揆其門人僅存者自丙戌至今獨巖之與其弟涵之及秋駕若王玄趾潘子翔則久矣自沉於柳橋鑑水之間先後其師死矣巖之今七十有七大敬六十餘秋駕亦且六十其亦何以無負所學歟忠正有人譜一書敎天下之所以爲人人之道莫先忠孝秋駕以其不死之身奔走四方求脆甘具裒帛以爲其尊人之養怡怡煦煦年至九十有六而終於子道其亦何闕焉嗟夫人盡臣也然已仕未仕則有分已仕則急其死君未仕則急其生父於道乃得其宜存古當丙戌之變年僅十六與其友崇德呂宣忠亦年十有六而從長興伯吳公易

門生故吏多德侯與其民若南雄若廣州若新會
嘗被侯恩澤者欲爲文送侯予以侯行事有合於
古風人之義故爲之言若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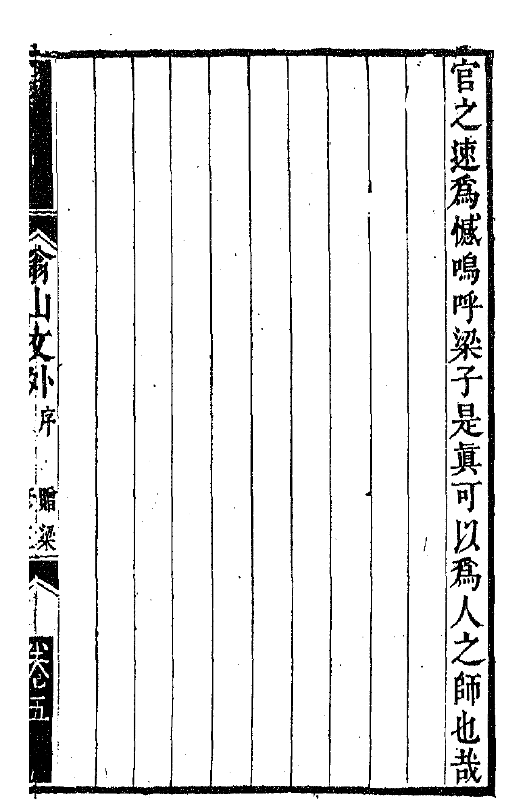
贈梁彥騰序　　屈大均

彥騰梁子爲惠來儒學敎諭以大父憂奔喪而返當其時有爲敎授爲學正爲敎諭者若而人遭父母憂詐以爲出爲人後不行三年之服居官如故者於是大均感梁子之獨能以師儒而守禮也爲述東吳顧氏炎武之言以贈之曰古人於期功之喪皆棄官持服記曰期之喪卒哭而從政九月之喪既葬而從政通典安帝初長吏多避事棄官乃令自非父母服不得去職考之於書如韋義以兄順喪去官楊仁以兄喪去官譙玄以弟服去官馬融遺兄子喪自劾歸陳寔以期喪去官賈逵以祖

父喪去官又劉衡碑云爲勃海王郎中令以兄瑯
瑯相憂郎日輕舉圍令趙君碑云司徒楊公辟以
兄憂不至則兄喪亦謂之憂也曹全碑云遷右扶
風槐里令遭同產弟憂棄官則弟喪亦謂之憂也
慶尚碑云除上虞長以從父憂去官楊著碑云遷
高陽令遭從兄沛相憂篤義忘寵飄然輕舉則從
父從兄喪亦謂之憂也陳重傳云舉凡異當遷會
稽太守遭姊憂去官則姊喪亦謂之憂也古人凡
喪皆謂之憂其父母之喪則謂之丁大憂見北史
李彪傳王純碑云拜郎以妹喪遂解印綬陶潛歸
去來辭自序云尋程氏妹喪於武林情在駿奔自

免去職則已嫁之妹猶去官以奔其喪也嵇紹傳拜徐州刺史以長子喪去職則子喪亦可以去官也後漢末時人多不行妻服荀爽引據大義正之晉泰始中楊旌有伯母服未除而應孝廉舉博士韓光議以爲宜貶又言天水太守王孔碩舉楊少仲爲孝廉有期之喪而行甚致淸議今代之人重於得官輕於持服令晉人見之猶當恥與爲伍況三代聖賢之列乎大均曰吁嗟乎傷哉人心之不古若也期功之喪且勿論以齊斬之情忍於匿之又何者而不可忍乎一敎官之微秩不過九品祿不過數石卽爲人後而舍之而奔其本生父母之

喪未足以為孝子况於不舍之而以未嘗為人之後欺其親並以欺其君乎推其心即使聞所後者之父母喪亦必以為吾之所後者已耳嗚呼明倫之堂禮義之所從出以匿喪之人坐其上其弟子員知之而不言即言之而不足為先生之累先生不以孝為教弟子員亦不以孝求之於先生如此其人其尚得齒於人倫否乎梁子以承重孫歸持其大父之喪哭踊之節祭葬之儀始終無有所失誠可謂無得罪於名教也者今梁子又補瓊之定安教諭矣梁子無所失於大父亦無所失於官三年之間若白駒之過於隙梁子餘哀未忘方以補


官之速爲憾嗚呼梁子是眞可以爲人之師也哉

總兵黃蜚起兵太湖三泖間戰敗而死殉其君亦以殉其父忠而且孝天地之所賴以長存日月之所賴以不墜江河之所賴以無窮乃在一成童之力至今讀其大哀一賦淋漓嗚咽洋洋至萬餘言猶似未盡麥秀采薇之短大哀之長固皆與風雅同流春秋一貫爲一代之大文誰謂古今人不相及耶歲之辛酉予與秋駕同館五羊燕坐之餘未嘗不以存古爲懷予竊羨秋駕之得交於存古也方爲秋駕六十壽言輒諄諄存古不置以不壽之人爲秋駕壽非秋駕其誰能聽此言

送司法叅軍黃侯序　　屈大均

嘗讀詩至簡兮之章竊嘆榛木得有其山隰草得有其隰而碩人乃處非其位無西方之人以薦之終於不得志焉夫碩人有文武之才宜在王位猶榛之子可食藷之根莖可茹皆甘物也畏齋先生黃侯之在粵也官不過下大夫職不過攝郡縣其御亂有力其治民有文章有傅丹之容而無一爵之錫時無美人安能知其文武道備而與之同登於朝也哉侯今歸矣不為執籥之碩人則為考槃之碩人碩者美大之稱詩言之易亦言之易以碩人為果當剝時以坤土之厚而含養以艮山之高

而安止人不得而食之天地亦不得而食之至于一剛之反遂得輿而爲萬民所載故曰君子尚消息盈虛碩人不用以爲消用以爲息碩果不食以爲虛食以爲盈皆天之行也侯多才多藝詩及艸書繪事擅美一時此萬舞之餘事也今返舊京將治秦淮水屋以居所畱英石十餘枚高者至頂卑者及要呂巉巖勾漏若巖若洞爲予朝夕之玩予嘗爲畱石篇以酬之石非碩人不可貽碩人非美人不能用美人而必於西方西方爲成東爲生生我者父母成我者君君爲西故曰西方之人若文武成康之在西亦是也侯之思亦吾之思也侯之

黄元祥先生七十又一壽序　屈大均

同里黄元祥先生當崇禎末以經明行修貢於鄉既遭亂閉戸城隅不出教其子若孫以經學子長者名徵以能文有聲諸生間於乙丑季秋某日先生七十又一誕辰請予不文之辭以爲壽予以先生隱君子老而好學因舉易象天行健一言以質於先生今夫天之日月行於人則爲精神人之精神行於天則爲日月學也者所以行其精神於天者也使吾之神化而爲日精化而爲月日强於晝月强於夜而不息之功以成於是而吾之學直爲天之學矣先生於易所以教授於家庭者未必沾沾於

訓故以天之學自爲而以人之學爲人年至七十又一吾知先生之所得有以異乎世之經生之所得也哉記曰七十曰老而傳言其學之足以傳諸人也百年曰期頤言人以百歲爲期及百歲之期則宜頤養以至壽考無期也頤者何養正而已矣日正於晝而以夜養其光月正於夜而以晝養其明不養則日或息乎晝月或息乎夜非所以爲久照之道也先生以杖國之年而志氣清明視聽不衰燕居無事輙爲諸孫細寫書動盈篋衍與其配李安人靜好一室日夕諷詠古詩圍棋鼓琴相樂也安人少先生一歲紺髮朱顏老而仍少十數年

未嘗少違寒暑平生寛柔醇樸性與先生復相類

蓋皆得其所養者也在易坤必至乎乾婦必至乎

夫先生期頤之年吾知安人亦必與之齊壽也已

先生常以擁戴得授推官所條奏及碧山艸堂文

集凡若干卷藏於家吾將於稱觴之日從徵求而

觀之

某公壽序 代

屈大均

歲丁卯二月日爲某公五十有六初度之辰於是南海遺老年八十有五黃鶴儒大集里中耆英年八十者七十者六十者五十餘者得若而人皆與公未嘗相識而習聞公之盛德不能已於頌禱者相率爲淸防以壽公而鶴儒拜手恭執兕觥爲言曰易稱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五十有五而大衍之數成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今公五十有六多於大衍之數者一是五十有五爲貞之終而五十有六爲元之始然則公今乃初生如四時之春雷雨方動艸木方勾萌泉方觱沸出山下洋洋發

育之機方與日而無窮焉鶴仙等亦奚煩合諸耆英之年以爲公之年也哉昔者湯問伊尹曰壽可爲耶伊尹曰王欲之則可爲弗欲則不可爲也公平生寛厚愛人治軍及民無不以仁爲道得元之氣既多令行年又當一元之始公欲期頤則期頤矣欲難老則難老矣公能於天之元有所益天不能於公之元有所損也公以爲然遂書以爲公五十有六壽序

壽王山史先生序

屈大均

丁卯之春華陰王山史先生之子宜輔者來遊番禺乘艘船三十五里至予沙亭拜母予曩以丙午至華陰之普雒里拜謁先生宜輔蓋以是相報云嗟夫自丙午至于丁卯爲年二十有一自華陰至于番禺沙亭爲里七千有奇而宜輔乃能來拜吾母吾母年今八十有四矣當予拜先生之日先生年四十有三自此又二十有一年吾將復拜先生於普雒則先生亦年八十有四可期矣先生長予僅六歲予初於三原識先生聽先生言論風旨欲與先生爲友繼而又見宜輔宜輔少予十有一歲

學雖未成然予遂與宜輔友而以先生爲可師師先生之躬行君子而其古文辭甚美將以砥齋一編爲準繩也去秋先生寄我正學隅見言格物從朱言太極從陸他所折衷皆得中絶無黨同伐異之私予始知先生之學老而益精有進於古文辭之上者又見北行日紀數有辭薦舉之書乞還山之牒視博學宏詞一科若將浼焉棄之惟恐不速而嘗自稱舉山布衣於世所謂公卿大夫者之間噫嘻先生之於學可謂能明出處之義者矣夫吾儒以出處爲先許衡之仕於名敎大爲得罪惟倫有五而衡不識君臣惟經有五而衡不知春秋此

從祀之所宜華而儒林之所不容者也則士君子生當衡之世而欲高談道學必其處於山林者也夫惟能辯君臣而後可以處能知春秋而後可以處先生之不求仕已加於衡數倍至是而言洙泗而言濂雒關閩而言新會餘姚斤斤於是非邪正之別皆無有不可者矣嗟夫華山之下而有一布衣有一布衣而言學於是而華山重與終南二曲之間並重吾他日當先生大耋復至玉泉之側醉溪之旁與先生詠歌鼓琴復以所著易外請正焉而招布衣李子中孚於盩厔相與盤桓朝夕樂而忘返宜輔善為圖將圖二布衣為主一布衣為賓

是爲舉山三布衣圖予羅浮人也至是而亦以舉

山重矣

嶺南詩紀序

屈大均

王子蒲衣譔次嶺南詩紀請序於予予將方譔次廣東文集集中人各有詩然不專於詩專於詩則以屬蒲衣以爲文集之夾輔文集所不及者藉詩紀以補其闕於是而吾粵之文獻庶幾以備嗟夫詩之有選也自夫子始古詩三千夫子僅十而存一以爲三百篇故嘗自言詩三百又曰誦詩三百逮其孫安國亦曰詩三百今乃多一十篇論者以爲此一十篇者乃夫子所刪去淫詩好事之儒復取而混之以爲三百一十篇云爾蓋詩必刪而後正正而風雅頌各得其所乃可以爲經而與書並

行於世故書猶日也詩猶月也有書不可無詩猶日不可無月以代其明也五經惟書與詩主乎文夫子刪後而書與詩遂爲夫子之文章故曰作者謂聖述者謂明述者因作者以爲文章亦猶月受日之光以爲光也士生聖人之後有志於文不能師其作當師其述述而有其本焉則父母之邦是也以父母之邦爲天下之本此春秋之所以因乎魯史而費誓之所以殿乎書魯頌之所以殿乎詩也吾粵自郡縣以來在前有交廣春秋十三州記在後有廣東通志粵大記然文與詩百而錄一未有專書斯乃人文之闕典嶺海之憾事也予茲不

揣愚蒙謬有廣東文集之役思為同鄉先哲网羅放失纂輯成編以一國之文獻為一家之私書而裁擇未精中多冗濫頗為識者所病然予志在廣收以為富有備史臣之肆考資學士之多聞若武庫之有利鈍太倉之有精麤不遑計矣蒲衣之為詩紀也其尚毋如予之所為寬以居心嚴以命筆紀其人以詩者十而三四紀其詩以人者十而五六其亦庶乎可矣文宜博而詩宜約固有體裁離騷二十有五篇而昭明止取其九詠懷八十有二首而昭明亦取其十七昭明者蓋刪述之巨匠仲尼之肖孫者也若于鱗唐詩之選卧子皇明詩之

選亟稱醇潔可以孤行於世此選家所宜取法者也然詩紀與選亦有異焉紀以其人選以其詩以人者其法宜嚴於人而寬於詩以詩者其法宜嚴於詩而寬於人若宣城梅氏之古詩紀初盛唐詩紀購者多金家有其帙則以其人詩兼備也上元有龔野遺者近爲中晚唐詩紀所刻僅八十餘家以無資而止吾嘗恨之吾今與蒲衣心雖有餘力則不足以一國之書而成以一人之手其不爲人之所訕笑媢嫉亦幸矣寧復有解其囊橐而助之成者乎今且與蒲衣鬻郭外之田盧賣臨邛之車騎以爲剞劂之需傳曰一簣苟覆九仞終成其無

以爲難而中止可矣是爲序

龐韶臺先生集序

屈大均

龐弼唐公有二子長者曰韶臺先生次曰有臺皆能以賢父爲師世其家學故吾鄉先正常稱斯道宗傳在先生父子之間先生之稱韶臺也以羅浮有黃龍洞其左瀑布自鐵橋右瀑布自瑤石臺蜿蜒三千餘丈合流爲九曲溪溪上有臺巉巗奇秀於聽泉爲勝先生治之以爲韶音常在耳也音出於泉泉不從天來不從地出而自於先生之心心外無泉泉之在于耳者心在于耳者也弼唐公得之以教童蒙而有先生以克其家蒙之所以亨行者以是有蒙之君子必有蒙之君子之子以養天

下童蒙之正而作其一家之聖功此時中之聖之
所爲而公與先生以之先生之繼公設教也凡於
蒼梧於養利於永昌身爲州縣所至乘巨象冒瘴
煙周行籌薄於咨詢疾苦之外先求蠻尼之蒙而
告之其應者皆盤瓠之族白黑二仲與猓玀之民
也人各異音書各殊字男女穢雜人獸無常公嘗
欲爲同文編以三字經及聖諭大明律關係人倫
之大者大書漢字於前附註尼字於下以教雲南
迤東迤西諸尼又奏請賜姓千餘字以別其種類
而無同姓爲婚之瀆先生以爲箕子開朝鮮泰伯
治吳夫子欲居九夷我有以發其蒙而敎之說其

耳目之桎梏而禦其心之冦使咸知仁義而服詩書以無外聖人之化斯則吾所以爲繼述之大焉耳矣故公於曲請未竟之業先生皆遵行而無失蓋西南之士血氣之倫先生父子以治蒙之道世其業兩代之泉蓋洋溢乎中國而施及蠻貊焉出於羅浮之山下而果行於三宣六慰之鄉至今讀其論俗一書所以人其橫目之人使之襲衣裳分牝牡充習禮之邑生就同倫之社學日遷善而濡染於文教者其用夏之心變邑之力舉古聖賢之所不得爲者先生得而委曲爲之嗚呼豈非師儒之盛事乎哉先生筮仕二十餘年在邑中者强半

朝廷以之爲禦魑魅之具而先生即以爲過化存神之資故曰君子居之而何陋又曰無入而不自得焉至於政事之精明文章之醇雅一本乎道德之所發其詳皆在志狀中予不具論特舉其所以爲教者亹亹言之因自稱而得其泉因其泉而知其得蒙之道有合乎易象故以之序其文集云爾

先生名一夔南海人弘治間舉人

林光祿集序

屈大均

光祿林公之以治行自知縣擢爲御史也犯顏敢諫直聲振朝陛嘗自言曰爲人臣者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爲之蓋欲以一死寤主爲忠之愚如古之湘纍自沉史魚尸諫也者旣得謫優游於林谿之間踰數年而二三大臣亟以光明正大薦詔將起之則公已奄然以其浩氣往矣公之志雖未得行然猶幸謫居八閩嘗被臺檄訪求往哲遺跡得於朱子文獻之邦探本窮源見夫朱子所以集諸儒之大成與孔子所以集羣聖之大成二者與天地終始猶天地之有日月焉孔子猶日之周行而主

乎天朱子猶月之追日而從其朔焉於是而從朱子所生尤溪長五夫讀書雲谷武夷而終老考亭之地莫不徘徊瞻拜剪闢荒蕪以及龜山豫章延平三先生祠墓而於師友淵源之堂求其授受得其會歸而知天地日月之終始即帝王神聖之終始易詩春秋之終始即泰嶽紫陽之終始焉公此舉豈非道學一大通塞之機而諸先儒精爽之所默啓者哉今讀其醉經樓一記所以闡揚敬義之旨精粹無餘有曰聖人以心之敬而作經而吾不以敬直之則頗僻慢易入焉而與聖人之心二聖人以心之義而作經而吾不以義方之則適莫窮

內信果竆外而與聖人之心二故曰大哉敬乎一
心之方至哉義乎萬事之綱噫嘻公於是而羽翼
紫陽之心至矣乎親至閩南之闕里見而知之將
其父艾陵公之所不能得者實得而盡心焉繼志
述事之美不又爲孝之大者哉先是艾陵公嘗爲
福建鹽運同知分司水口欲遍往幔亭九鯉之間
訪求紫陽之師與其弟子遺書舊迹以守官不果
公之謫也用故事可以中道而返或居家自矜高
毋行而公以君命至重也重君命而郎使諸賢講
業之跡一一修明新其俎豆而整齊其圖書艾陵
公有知其不以公爲有大造於後學乎哉公遊記

具在可考而知其疏章公牒關乎政治之大足備
太史之訪求予竝詳錄而無遺焉公諱培萬曆間
人

譚處士集序　　屈大均

處士譚君東莞人名清海年少負奇思以布衣奮起功成不居如古魯仲連之所為肅皇帝時走京師上三大禮疏不報其後復上書莊皇帝所言十事皆石畫輔臣張公居正與同鄉先達葉公夢熊龐公尚鵬咸偉之將留讀中秘書君夷然弗屑也萬曆初戚公繼光為薊遼大帥君杖劍出關閱其營成謂之曰公四面置守所費多何如一字守耶戚公異其言從之請為其軍祭酒會青台吉連搆火酋生事洮河以東以覆軍殺將警告有詔張皇六師掄選邊才各舉所知以應時南海龐君尚鴻

以鹽城司訓爲留都公卿所薦其安邊一書見者嘆其知兵戚公以君及尚鴻皆倜儻非常之材並宜超格錄用以爲天下豪俊倡疏薦於朝不報君乃返轡羅浮於見日峰爲艸堂以老於是賢士大夫皆稱君爲見日山人見日者猶其自字永明雖艸野而不敢忘君之意也年七十時猶規畫交趾著論甚悉爲霍君尚守祁君衍曾所知乃論者以君喜言兵懷持壯畧當聖明拊髀之時一策未施以紓北顧誠不如彼仲連者身處圍城之中抵掌笑談而能使强秦不敢爲帝復能使六萬乘之君不敢尊强秦而爲帝而且周之天子以此邯鄲一

役得以四十年宴坐無事保守宗祧此誠布衣之爲功曠世無兩君視之誠邈如也然予以君三大禮疏正一朝之典禮明萬古之綱常蓋亦春秋之志使其言行則君之所以爲功誠有考諸三王建諸天地而不謬不悖者存又豈仲連之所可及也耶君才氣豪邁筆下滚滚千萬言甫脫稿即散去不復存所著霍洲詩艸增城湛恭先鏤版以行其疏則具載東莞志予合爲一編名曰譚處士集蓋謂君輕世肆志蟬蛻䜀祓自不欲仕耳非君相不能用君也當治世而恬淡爲處士與遭喪亂者難易固殊焉誠一代之高逸云

黎太僕集序

屈大均

自申酉以來天下賢大夫之死國者類多文士非文士之能死國也其所以爲文者固有以異乎人也是故天能喪其人而不能喪其文其文蓋無物足以尚之太僕美周黎公吾粵文子壯死國之心於文是見使其早出而仕於北都必將與范文忠景文倪文正元璐同其從容於南都必將與黃郎中端伯金御史聲同其慷慨以爲古聖帝明王治道二統之殉其不肯佯狂自穢少緩須臾以負其所爲文也亦明矣贛州之死公無乃亦恨其晚乎嗟夫易之困曰君子以致命遂志公於易學甚深蓋久矣

筮之於心焉嗟夫忠者臣之命也孝者子之性也君得有其臣之命父母得有其子之性而天下已治矣致命遂志云者臣致其命而後臣之志乃遂子致其性而後子之志乃遂也云爾公之守贛也其時已大不可爲拮据兵食勢力旣窮而卽與其友萬楊龔姚四君子相携以死以其輕於鴻毛者與城俱亡而以其重於泰山者與天下而長存至今日而二三僬民者出乃相與求之於溝壑之中而位之於雲霄之上五忠之祠屹然與欝孤並峙焉至是而公學易之事以終公之所以爲文者以至而蓮鬚閣一書遂與月月並懸矣嗚呼豈不偉

哉吾嘗論次其書論序最高詩次之賦又次之其論許衡也義正辭嚴與丘文莊陳文恭如出一口詩五古若從軍結客諸篇激昂慷慨義烈動人使聞者掩泣沾襟盡懷殺身成仁之志是皆有補於人倫予嘗於春山詩語極論之然竊怪五古始自河梁而蘇李二人忠不忠迥別論者謂都尉文士漢武用失其所長以至於喪師朔漠名敗身頹然子卿鹿鳴野艸之章黃鵠遠別之什稱爲高古非淸廟朱絃一唱而三嘆更無可踰而其在北海時臥起持節凜然不可挫辱亦獨何耶豈其獨非文士而有以異夫都尉之所以爲文者耶觀于卿則

公可知矣公名逢球番禺人予別有公死事傳

箋補食物本艸序

屈大均

鳥獸艸木之名莫多於詩騷世之學者固皆資之以爲博矣吾里有黃逢永者嘗爲詩騷本艸通太倉張天如見而愛之其書今逸不傳予嘗欲補輯爲一編於飲食之物三致意然緬病未能也五經多言飲食而易之道尤先飲食而後男女始於需終於未濟皆以飲食爲言乃夫子則嘗曰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夫味也而豈徒鹹苦辛酸與旨甘之知而已乎是有知味之知焉知其知味之知而後爲博物焉吾友寶安梁子性聰明多識於學無所不窺而醫道尤善其箋補神農本艸也皆言食

而不言治於日用所需鳥獸艸木蟲魚之屬凡詩騷之所已言或未及言皆一一發明其利病其亦欲人識其名而知其味因以知夫知味之知歟夫治物亦難言矣其用有効有不効善養者無往而非藥石不善養者無往而非疾疢故易曰自求口實又曰无妄之疾勿藥言貴乎有以自養也梁子故善易今之不言治物其亦以爲療疾之方莫精於易雖有君臣佐使之藥雷公所炮弘景所製皆無以尚之歟三閭楚人多言楚物梁子生東粵多言東粵物亦南方異物之志也然非以爲博也蓋欲覽者心知聖人之意云爾

學文堂集序

屈大均

椒峰陳子所爲文名曰學文堂集予見而歎曰嗟夫古聖人未有不學夫文者也伏羲之文學之於天地文王之文學之於伏羲孔子則學於文王以贊易易者文之至子嘗曰吾五十以學易學易者其所以學夫文乎陳子爲文甚衆義本儒先能於五經四子書多所發明而易解諸序尤精醇其殆有得於聖人之文耶古聖人之文在易伏羲以卦象爲文文王以繫辭爲文孔子學文王故以文歸之文王而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乃又以文歸之於天曰天之未喪斯文至傳易之責則曰觀乎天

文豈非以文出於天文王出於伏羲而已出於文王耶則學文者又非徒學夫聖人之文乃學天之文也天之文日月得之以久照四時得之以變化而久成聖人得之以久于其道天之文無窮則學之功亦無窮吾與陳子學之一日而得焉未可以爲至學之終身而不得焉未可以爲不至亦惟日夕孳孳其中不知老之將至也云爾

三閭書院倡和集序

番禺　屈大均　翁山　撰

予於廣州城南得陋室數椽即以爲先大夫三閭書院奉三閭畫像其中而以宋玉詹尹漁父爲配以宋大夫乃三閭高弟子二先生則相與問荅見於離騷經者也離騷二十有五篇中多言學與聖人之旨相合其有功風雅視卜序毛箋爲最惜孟氏與之同時知詩亡而春秋作不知詩亡而離騷作一鄒一楚彼此竟未同堂講論也莊生有騷之才而未及爲亦猶遇不同然莊生知尊孔子而不知所以尊有愧於三閭多矣三閭言壹氣孔神於

中夜存虛以待之無爲之先又曰超無爲以至淸
與太初而爲鄰此孟氏養氣之說亦與大易保合
太和窮神知化一貫司馬遷采懷沙一篇入傳豈
非以人生有命各有所錯死不可讓願勿愛數言
又有當於易所謂盡性以至命者耶朱子箋註六
經四子卽爲離騷作傳非徒愛其辭能兼風雅與
其志爭光日月亦以其學之正有非莊老所及焉
薛文淸謂遠遊篇道可受兮不可傳大無外而小無
垠善於形容道體孫文介謂離騷首稱帝嚳次堯
舜又次湯武諄諄祇敬之義至述死生之際廓然
世外淸靜澹居非大有道術者不能發于按史記

帝嚳溉執中而徧天下堯之學得之帝嚳帝嚳以執中傳堯爲萬世道學之祖三閭首稱帝嚳其知斯道之源也已夫中之象天以河圖垂伏羲以八卦則而後神農黃帝演之以至帝嚳而三閭乃能推明允執之所自然則三閭蓋得道統於古聖帝徒以其善于騷些爲可繼風雅抑末矣古聖賢多以詩言道見於三百五篇離騷雖出忠憤而所言多道之奧妙學士大夫讀離騷忠者得其忠文者得其文蓋自宋玉至今大抵皆三閭之弟子師其辭當師其學師其學以之事父事君知天知人同死生盡性致命是卽所以學夫詩焉耳予之爲三

閭書院也與二三同志稱詩說易其中不敢負其家學在三閭末冑分當爾爾然亦以吾粵向無三閭祠廟士大夫與予相交以予為屈氏也輒欲瞻拜其先三閭而無所有此書院則南屈之俎豆以為歸湘纍之湯沐以為本士大夫之欲振興風雅以為倡和之地其不肯舍此騷聖之居蘭橑桂棟而求之於釋老之宮也明矣昔人稱三閭騷之聖聖在道而不在騷有道而後其騷乃聖吾願與學士大夫從事於斯己與斯會者凡若干而人皆大雅君子能別邪正知道術之所歸故先以所撰詩詞梓之為三閭書院倡和集歲時有事使子弟一一絃

而歌之以樂先大夫之神聽斯亦秇林之盛事而吾居之有光者也梓成借爲其序並以爲嘉會之招

六瑩堂詩集序

屈大均

古聖人多以詩言道三百五篇天人終始之本性命通復之源廣大精微無言弗及子思作中庸多稱引以明其旨蓋中庸者易之外繫辭而詩亦易之外象爻象辭也歟夫子教人先學詩詩之道無窮其學之亦如學易有學之一日而至焉者有學之終身而弗至焉者才之不同亦所以用其才者有善不善歟吾黨二三子才高者莫若梁子藥亭其詩雄奇光怪能開鑿自成一川嶽下筆風馳電激倏忽千萬里不見其起滅之迹人謂其多得於莊周吾則謂得之於易吾好易所見言之精粗大

小奇正方圓曲直無非易者不惟以藥亭詩爲得於易且謂天下人之詩皆得之於易天壤間書之奇者首易次則詩三百五篇與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相表裏一正一變皆符合吾嘗欲以易爲詩使天地萬物皆聽命於吾筆端神化其情鬼變其狀神出乎無聲鬼入乎無臭以與造物者同遊於不測其才化而學亦與之俱化斯道也庶幾惟吾藥亭可與同進乎此今天下詩皆有委而無源才雖具而無道以爲之本無本故其詩不能縱橫自得蹈空獨行稍擬議即成變化以合於風雅其偉者者吾所知秦有二人魯一人齊一人吳越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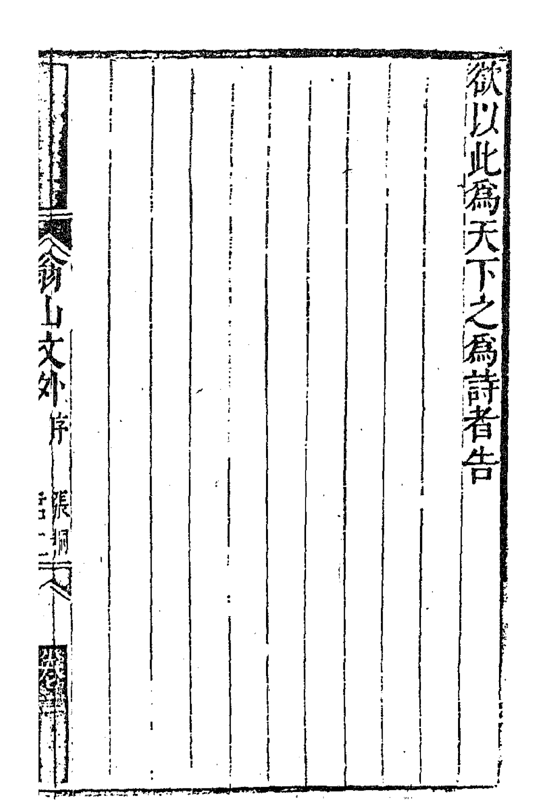
四人吾粤則藥亭元孝其傑出者矣粤詩自曲江白沙以來於今為盛曲江以人白沙以天純用天者於風有餘於雅頌不足吾與藥亭為二三子之倡是必以天之才而範圍以人之學使人與天相等斯其音中和應節浸淫上古然吾今者方以學易為事與人言詩未嘗不先言易蓋學詩必先學易學易而後能得其天學易而後能用其人藥亭故以易起家故為序其六瑩堂集言之若此

張桐君詩集序

屈大均

直之至者惟繩平之至者惟衡方員之至者惟規矩人道之極者惟禮禮者君子不可以斯須去之以之立德以之立言言之精者莫如詩不法禮者不足禮謂之無方之詩無方之詩於風雅不能有合非古詩人之所貴也所繇者徒一之於情性而不一之於禮不以禮爲繩故其詩不能直不以禮爲衡故其詩不能平不以禮爲規矩故其詩不能方員也三百五篇之禮漢魏六朝人能損益之漢魏六朝之禮唐人能損益之至宋元而損益之道微矣明興李何二子情文俱盡禮之至備焉者也

于鱗元美諸君文勝乎情至今日而情文俱失高者不能損文以益情卑者不能損情以益文吾嘗與桐君張子以爲病張子故習於禮者也以三百五篇爲稻粱五味以養其口以漢魏六朝爲椒蘭芬茝以養其鼻以唐人爲鐘鼓管絃以養其耳以李何二子爲刻鏤文章以養其目以于鱗元美諸君爲疏房牀笫以養其體兼所愛故兼所養兼所養故兼所能其古體比興多而賦少其今體賦多而比興少步驟馳騁皆不失古人之程度文貌情欲相爲表裏以適禮之中流蓋風雅之所繫焉者也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惟有禮而後其詩乃立吾


欲以此爲天下之爲詩者告

錦石山樵詩集序

屈大均

自有南越以來其爲客而有文章之美者首陸賈次則終軍賈之風流於羅浮則愛其山頂有湖環以嘉植於端江則愛錦石之山常施錦步障以登又以異花遍樹其上以爲山靈之貺故德慶州舊有大中大夫祠以祀賈錦石山與祠相近越人益以賈有大功德於民而思其所愛云以予觀賈實漢初諸儒之冠非叔孫通蒯徹諸人之所及其新語十二篇大臣以道事君之書也高帝能聽而三傑不能言三傑有愧於賈多矣又賈楚漢春秋多爲司馬遷所采惜其南中行紀所言山川草木鳥

獸辭多瑰麗光怪而散佚不傳六朝人徒傳其彼中女子穿花繞髻數言以爲詞賦之膏澤已耳錦石山本以賈知名意南中行紀亦必言之西寧之邑在錦石山之西石如玉柱矗立空際若太華之蓮莖岐作三峰若匡廬之屏風上開九疊興雲吐雨蒼潤氤氳之色掩映窓戶吾友木文林子愛之而以錦石山樵自名且以名其詩集焉林子從浙嘉興不遠數千里而來客于西寧西寧之水其九十九曲而南注于牂牁之江者爲羅旁水水之口有錦石以爲塞門瀧之西有錦石以爲華表賈昔爲南越而愛之以其有造於南越也林子今爲西

于子詩集序

屈大均

詩至楚騷而大放三百篇龍門積石之河也騷其詩之尾閭乎騷亡而後樂府作漢之樂府學三百篇而不足學騷乃有餘故夫以騷學騷不如以樂府學騷之爲善其風蓋自高帝開之大風鴻鵠高帝其作者之聖乎關雎爲文王宮詞房中歌爲高帝宮詞皆出婦人之手漢於是可以比隆於周矣五言古亦漢之三百篇也其音至六朝而衰至唐而亡樂府亦然夫詩惟五言古樂府有三百篇遺意能工五言古樂府始得稱爲詩人雖律絕不工可也律絕今之體也昔人稱陳思之于文章譬人

倫之有周孔鱗羽之有龍鳳音樂之有琴笙女工之有黼黻然亦五言古樂府二體擅長耳或又謂子建才斂於父兄然不如其父兄質漢樂府之變自子建始然子建亦復樸渾未必即遜父兄文帝樂府氣骨輕宕不如植之斲削精潔自然沉健也大抵兩漢氣純故辭多質魏氣爽故辭多華六朝氣俳而靡矣故文質多傷故爲詩貴養其氣古今人才皆相及所爭者氣而已耳吾友于子生長浙之嘉禾嘉禾風雅於三吳爲盛言吳風者吾必以嘉禾爲善焉于子諸體悉工而樂府深入漢人堂奧唐人所不能者于子今乃大能之可不謂難乎

哉明三百年詩巨匠莫如空同其樂府新而不悖
古在所撰諸體之上七言歌行次之七律又次之
然空同樂府不多猶芝艸一叢醴泉涓滴不能供
人之饜飫也于子樂府多至數百篇合漢人之所
有以爲有漢人得三于子乃得其七以貨殖言于
子其樂府之陶猗也耶歲之甲子季冬于子自嘉
禾至于扶胥信宿艸堂盡出所爲詩陳于三閭先
大夫之前自謂樂府無所不足可以羽翼離騷予
謂于子無所不足于樂府斯無所不足於諸體矣
况于子諸體悉工能洋洋不失正始誠可以俯視
一世之作者因爲之序以歸之

王蒲衣詩集序

屈大均

南豐甘京楗齋嘗撰無名高士傳自舜時至宋凡得四十有三人以蒲衣爲首夫蒲衣豈非名耶以蒲衣名使舜得之以爲師是猶未能藏夫名爾夫人而高士不必名不必無名孔氏之門顏閔曾晢漆雕開澹臺滅明諸賢皆高士而皆有名即逸民伯夷叔齊七人亦有名其無名者記者猶或書其官曰儀封人曰晨門或書曰荷蕢荷蓧或但稱之曰楚狂或形容其一往不返之志曰長沮桀溺以爲名而傳諸後世蓋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非疾其名之不稱也疾夫世有飛遯而其名不自

我稱之也吾友王說作先生有子隼嘗自稱曰蒲衣年二十餘即棄家隱於匡廬服沙門服與豫章王孫熊燕西者遊詩歌唱酬甚樂也既乃返於儒所居西山去吾鄉沙亭咫尺旦夕過從相與講求聖人之學儒其行不必墨其名儒而名不必儒而無名必欲無其名者其人大抵莊周氏之所稱必非醇儒蒲衣其知之矣夫儒者之道在六經六經之有詩所以通夫易書春秋禮樂之精微者也三百五篇作者多有其名古聖賢自周公召穆公尹吉甫家父衛武公以下未嘗隱其作詩之名蒲衣賦才奇麗能出其新意追琢爲樂府五七言體廣

轢漢魏三唐仍其家學先以詩名後以其人名吾
方引領而望之然雅頌非聖賢不能作風則婦人
女子皆可爲之吾與蒲衣所爲詩風多而雅頌少
今欲繼爲雅頌當先學爲聖賢如古者聖賢發憤
之所爲作斯可以爲名屬其刻大樗堂集成卽書
之以爲其序

無題百詠序

屈大均

詩以麗爲貴楊子雲云詩人之賦麗以則今夫天之文莫麗於日月地之文莫麗於百穀草木人之文則麗於文章詩尤其麗之易見者也麗至三百篇而止矣樂書云君子沐浴膏澤而歌詠勤苦三百篇之鳥獸草木與夫白雲皎月美人彼姝錦衾玉珮之屬皆聖人之膏澤所謂麗也而發乎情止乎禮義者其則也蓋詩以膏澤而麗又以情而麗以禮義而麗不淫而後可以好色不亂而後可以怨誹以合乎其則合乎則而後能變化不失其正斯則麗之至者矣王子蒲衣淡於三百篇者其無

題七言律百章予以爲絶麗麗而不越乎其則所言不過男女而忠君愛國之思溢乎篇外殆吾黨詩之可傳者也吾觀詩與易相爲表裏所言多半男女蓋男女之道可以無所不通明乎男女之道而易與詩之精微皆得之矣予嘗欲著一書以易爲經以詩爲緯不以易傳易而以詩傳易合二經爲一以男女之道貫通之蓋以天地之大亦男女而已耳愚夫愚婦之心卽日月之所以麗天者故易言離麗卽繼以咸咸者感也天地以日月而感人以夫婦而感感得其正而化醇化生之妙至焉五倫之間父子兄弟而外無不可以夫婦言者其

道蓋本之日月莊姜不見答於莊公輒呼日月而訴之一則曰日居月諸照臨下土再則曰日居月諸下土是冒三則曰日居月諸出自東方四則曰日居月諸東方自出栢舟之婦則曰日居月諸胡迭而微此皆賢婦不得於其夫之所爲辭也嗟夫日月日月者一大男女而已耳日月之麗以相交男女之麗以相合不得不可以爲麗於是而哀怨之情生焉蒲衣隱居不嫁猶月之未嘗受日之光以爲光而以陰道自處者也雒神之篇有云雖潛處於太陰長寄心於君王嗚呼此蒲衣之所以爲情者與又曰動朱脣以徐言陳交接之大綱恨人神之

道姝怨盛年之莫當嗚呼此蒲衣之所以爲禮義者與

清風集序

屈大均

武進毛子集其友所與贈答之詩若干篇爲清風集屬予爲序予拜手而言曰古之作詩以贈其友者多以風而寓於雅之中風者所以諷也五諫以諷爲善蓋直以言不如微而婉以詩其入人也尤深故吉甫作誦一則曰其風肆好再則曰穆如清風夫肆好之與穆如皆微而婉之道風之莫善焉者也毛子以清風名集蓋以其友之詩多如吉甫之所爲誦乎吾觀天地之風莫善於南清風者南之風也所以長養萬物者也人之爲道也父母生育之如春之風而自東朋友長養之如夏之風而

自南風之淸者尤爲太和之所發吉甫自以爲穆如蓋以其言多出於中和可以薰朋友之德性而輔其仁潛銷其乖戾不平之氣而歸之於道者也嗟夫古詩人之盛莫如吉甫其所爲詩若崧高烝民諸篇多爲朋友而作韓侯申伯召伯仲山甫張仲諸人得其一言以爲圭璧之重而吉甫亦不嫌自矜其美蓋以其言實有益於朋友非與尋常一美一刺者同也夫子載之於大雅不以爲風而吉甫乃自以爲風嗟夫風之善者乃可以爲大雅也哉是集也經毛子所定皆雅之流善讀者求其風於雅之中斯可矣

粵遊草序

屈大均

孔子論成人而曰文之以禮樂詩亦然禮文其外樂文其中而後其詩乃雅詩之亡亡於不雅焉今天下之爲詩者亡慮數千百家無華夷無貴賤無賢不肖無不爲詩盛極矣盛極而實衰則以風有餘而雅不足雅不足則其風亦非肆好之風所以者舍古而師今舍遠而師近舍君子而師小人江河日下而不知反其本也毘陵許子善爲詩能使其才不敢溢於法度之外如千里逸足盤旋蟻封雖復躡電追風而恒不離尺寸之内所謂佩玉鳴璆周旋而必求中規折旋而必求中矩以無失乎禮

樂者非耶許子好遊蹤跡幾半天下今來吾粵復得詩百餘篇覶往昔所作尤工然其槖中之裝不及陸賈三之一吾嘗笑賈能新語而不能詩使吾粵山如羅浮韶石水如珠江花卉如素馨木棉鳥如白鷴孔雀青鸞之屬嘉果如離支柑柚蕉都蔗色香與味並絕不得入其歌詠光輝上國豈非炎方之憾事耶許子於吾粵景物今已詩者十而三四歸舟自五羊以至庾關爲途二千里有餘自臘以至春初爲日二十有餘始出粵境幸爲一一補之予撰有廣東新語一書當以許子麗而有則合於大雅者錄入編中斯乃明珠翠羽之珍奇南紫

檀之美眞爲可寶者也吾粤有二貪泉四方士大夫之來遊者滔滔不止凡以貨利𦗟徒知以吾粤之明珠翠羽奇南紫檀爲寶而不知以其風雅之精上陵漢魏下轢三唐者使吾粤之人寶之此貪泉之爲咎也許子行矣其庶幾有以慰吾粤之人毋使吾粤之人又有憾乎貪泉則幸矣昔陸賈以錦籠端州之山今山名錦石吳隱之以沉香籠廣州之水今浦名沉香許子其以詩爲錦爲沉香而毋藏之腹中乎哉

粤遊雜詠序

屈大均

予嘗謂不善易者不能善詩易以變化爲道詩亦然故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詩以神行使人得其意於言之外若遠若近若無若有若雲之於天月之於水心得而會之口不可得而言之斯詩之神者也而五七言絶尤貴以此道行之昔之擅其妙者在唐有太白一人蓋非摩詰龍標之所及吾常以太白爲五七言絶之聖所謂鼓之舞之以盡其神綠神入化爲盛德之至者也吳先生向有詠懷五古數十首駸駸阮公與爭勝於毫釐之間予旣已序而傳之今自歷陽入粤江行所得

有五七言絶各一百首其精者流動不居能通唐人之變而求夫太白之化於初盛中晚之範圍或離或合句不必其是字不必其非絶去步趨之迹又其質有餘而不受飾以其眞而勝人之僞以其實而勝人之華不規規於形色以掩天性殆得全於神者耶吁吾無以知其筆墨之所至矣

見堂詩草序

屈大均

今天下善爲詩者多隱居之士蓋隱居之士能自有其性情而不使其性情爲人所有故讀其詩者幷自有其性情不能得其性情之所至吾於黃子俊升又有然者黃子故善琴以其喜怒哀樂之和平出於琴者入於詩其集曰見堂見者何琴有人焉能見其人於琴而後能不見其人於心心之所存不惟無人且無我無我而詩之神妙出焉黃子一室獨居蕭然無營終日間見其所可見卽見其所不可見聞其所可聞卽聞其所不可聞以琴爲聲而琴非聲也以詩爲色而詩非色也非聲者如

風之於空人皆聞而不知其所以聞非色者如月之於水人皆見而不知其所以見能知其所以聞而琴於是而無聲能知其所以見而詩於是而無色無聲無色者聲色之至以聲色之至娛其性情不惟性情已之有聲色亦非天下人之所有如是而黃子之詩而日以淡遠矣

存耕堂稿序

屈大均

予族父友石先生澹翁以名孝廉遭亂隱於山中者十年旣出爲瓊南學正於𨚗予桄榔之丘櫎門之園手一卷日夕詠歌不輟閱十餘年以資進國子先生翁弗就仍歸躬稼沙亭年僅五十餘耳其集曰存耕堂稿取唐人但存方寸地畱與子孫耕之義也予與翁同祖翰林誠齋公當宋南渡時公從祥符珠璣巷來止南雄其巷亦名珠璣已而復遷沙亭江有扶胥山有烟管極炎洲之勝槩數百年來子與孫環繞墓田而居烟火相接以讀以耕皆三閭大夫之同姓也予所居名沙梨園去翁之

家咫尺春秋佳景觴詠流連蓋無日而忘之毎以翁之方寸在扶胥之間者自虎門而放乎南海在烟管之罰者自華山以達乎羅浮皆仁義之田予欲與之耦耕而未能也然翁以此膏腴上上亦將盡樹之五穀而已乎昔者三閭大夫耕於秭歸其放逐也淚滴而生玉米後人因名其田曰屈田屈田所植多香艸若蘼蕪芎藭之屬花葉紛葩或以九畹而計或以百畝而計其子若孫以之爲佩紉至于今芬馨不絕開於南楚之間翁之方寸今所畱與而子孫者自此以往無論肥磽其使之種粳秫者十之三種蘭荃者十之七以繼先大夫之孤

芳其亦庶乎於家風有光也哉若夫其詩詞之美則
翁以離騷爲祖述者其能嗣響於風雅也固宜乎
可以無多言

紅螺詞序

屈大均

詩所不能言者以詞言之詞者濟詩之窮者也詩至唐而亾有宋之詞而唐之詩乃不亾詞至南宋益稱善吾友鮑子韶喜以玉田白石梅谿爲宗所作紅螺詞驚采絶豔誠使香山紫微降格爲之未知其孰勝其舊刻江樓合選則又與査沈二君稱絶矣子韶狀貌魁梧有文武才具近自虔南至止當酷暑袒裼彈琴聲妮妮若兒女語戸外聽者不知其奇偉之爲人也子房若好女子其手纖柔不以撫絃動操而以椎秦不善用其所長者也紅螺之詞子韶之琴聲也其恩其怨而相爾汝吾不能

測其中之所存矣

飲食須知序

屈大均

養生之道莫先於飲食易之頤言自求口實而夫子以觀其自養釋之自養則以節飲食釋之然飲食而不知其味則亦何以能節知味者何知其正復知其反知其正則爲養正之吉否則爲顛頤而已矣凝陽朱君有飲食須知一書諄諄以味之相反者爲言其亦聖人欲人養正之旨也君爲人多才博物於養生家言尤善所稱引老聃一以孟子養氣之說爲歸夫養氣之說何始乎頤之初曰舍爾靈龜觀我朶頤蓋龜以氣爲口實以氣自養故正虎以欲爲口實以欲自養故顛氣爲陽而欲爲

陰養其陽則爲太和之保合太和者浩然之謂也嗟夫吾人日用之間以一飲一食之故傷其太和使其氣不能剛大以直而塞乎天地者自古及今亦既比比而然所以易一書始終以飲食爲言始於需曰需于酒食貞吉終於未濟曰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蓋惟貞所以爲節惟節所以爲貞貞與節相爲始終而後其所養乃正然則君飲食須知一編吾卽以爲易之外篇而頤卦之箋註也亦何不可之有

過易菴贈龎祖如序　　屈大均

易菴在南海之弼唐弼唐者龎振卿先生所居之鄉也先生嘗於廣州天關開講堂復於羅浮黄龍洞作精舍以居學者而奉豫章延平二先生於其中他所至則爲一書院以奉甘泉而甘泉平生所至亦輒爲書院以奉白沙二先生者皆可謂能尊其師者也慨自庚寅變亂以來吾廣州所有書院皆燬於兵獨釋氏之宫日新月盛使吾儒有異教充塞之悲斯道寂寥之歎祖如固先生之曾孫也使祖如有志理學於所居之鄉弼唐爲一書院畧如天關黄龍舊制使先公之神明長存於宫墻之

內先公之教化長流於桑梓之間豈非孝子慈孫所以爲繼述之大者哉區區易菴之作聚禪者數十百輩沉空守寂於其中其亦不可以已也夫雖然菴者精廬之名易者日月之象以易名菴使人因日月之象以求夫性命之理將四聖人之易從斯而見先生與白沙甘泉之易亦從斯而見則斯菴亦大有造於吾儒而亦奚其病焉嗟夫今天下之禪者皆思以其禪而易吾儒矣顧吾儒獨無一人思以儒而易其禪豈誠謂禪者之怪妄其辭而闢之莫詳於先代諸儒吾茲不必諄諄其說耶吾少嘗學於禪私謂禪者之精微乃吾儒之精微禪

者得其似而故以爲不似其亦以爲至高至美矣不知乃在吾儒範圍之中葢其徒得吾儒之偏而不得其正徒得吾儒之私而不得其公然吾儒本公禪者得之則私吾儒本正禪者得之則偏是禪者終未嘗得吾儒之精微也今使有一醇儒於此能以斯道講明菴中使儒者不至流而爲禪而禪者亦將漸化而爲儒於以維持世道救正人心昌明先聖之絕學其功將爲不小祖如其亦有意於斯乎粥唐林水幽清土風敦朴人多儒先詩書之澤而祖如家中復有白沙甘泉陽明與先生遺像吾欲祖如嘗懸於易菴之堂以爲吾人之師表昔

人云讀楞嚴經一部不如讀一艮卦吾以爲禮如來諸相不如禮四先生之衣冠祖如其亦念之哉

評孟子序

屈大均

夫子稱文在茲不曰道在茲何也道非文不明言文所以言道天言文以日月地言文以山川聖人言文以一奇疏天之日月以一偶疏地之山川文始於奇偶舍奇偶而言文非聖人所以通神明而類萬物之旨也故文之至者有一奇一偶之理存於中必有一奇一偶之象著於外吾友朱雪鴻之評孟子也以爲七篇之文有全體皆偶有分奇爲偶有合偶爲奇而終分爲偶其法不一韓愈氏學之其文每多雙行左氏司馬遷亦時暗用雙行之法故知天地之流行不越奇偶文章之流行亦復

如是其變化則在神而明之予謂易道尚錯綜文亦然有奇偶故能錯綜日與月不同同一光明而日錯於晝則月綜於夜山與川不同同一形勢而山錯於西北則水綜於東南風雲之蒸變艸木之化莫不皆然物以序而生則必以雜而成文王之序卦爲始則孔子之雜卦爲終序其直也雜其曲也物生於直成於曲動於直而靜於曲直則貴有以養之曲則貴有以致之此爲文之法也韓愈氏稱易奇而法文之法莫備於易未得於易而先求之於孟子亦庶乎思過半矣雪鴻以孟子之文教人欲人學孟子之道宜學孟子之文六經之旨論

語大學中庸之旨皆以是爲歸不可不察云爾蘇老泉嘗評點孟子吾病其茫無端緒雪鴻是書一出孟子之文自此而益彰孟子之道亦自斯而益見其有功於斯文何如哉

童子雅歌序　　屈大均

古詩三百夫子皆絃而歌之其敎子與弟子亦首以學詩爲言學詩之本在歌書曰歌永言記曰歌之爲言也言之不足故長言之又曰子生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誦爲歌之始歌爲誦之終誦以知古人之志歌以永古人之言自未成童已如是其與觀羣怨之心浸淫日久故以之事父則仁事君則義授政則達使四邦則辭命斐然斯學詩之效也故詩不可以斯須去身歌不可以一日而忘西寧張褒涿使君甫下車卽開社學羣一邑之童子而敎之予謂童子始學詩爲先然三百五篇能盡誦

而不能盡歌歌必取其要切於人倫日用使存之於心抑揚之於口始而說既而嗟歎終而手舞足蹈纍纍貫珠如抗如墜而不能已已而爲師者養正之功乃成於是取宛平孫退谷先生所錄君臣之詩五篇曰鹿鳴曰四牡曰皇華曰天保曰假樂父子之詩五篇曰凱風曰小弁曰陟岵曰鴇羽曰蓼莪夫婦之詩六篇曰關雎曰卷耳曰柏舟曰谷風曰雞鳴曰雞既鳴兄弟之詩五篇曰棠棣曰行葦曰角弓曰葛藟曰杕杜朋友之詩五篇曰有杕曰菁莪曰伐木曰南山曰谷風凡二十六篇以貽使君使命社師教之歌每日以上午歌歌時五人

以其傳易之餘傳陰符吾嘗愛其善於言神夫說卦稱帝稱神可謂極其玄妙而陰符言人知其神之神不知其不神之神所以神郭子以爲神之神見者顯者不神之神隱者徵者神之神用也不神之神體也日月之明爲神之神其晦也不神之神日月以用晦而明人心以用闇而章故曰陰符斯說也不惟得陰符之奧實得易之奧吾故善之而爲書其端

老子註序

屈大均

諸子中莫精於老氏其學蓋得之於黃帝史稱黃帝明天地之紀幽明之占死生之說存亡之難時播百穀草木淳化鳥獸蟲蛾旁羅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勞勤心力耳目節用水火財物是皆易所謂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者也然則善演庖羲之易者莫如黃帝老氏之學既得之於黃帝則亦得之於易矣然吾觀易尚陽而老氏尚陰易貴剛健而老氏致柔老氏於易甚不類所謂易之失賊老氏有焉胥人以老言易不惟非易之用且非易之體此三聖之罪人也而吾今者

乃以易言老以易之正救老之偏以易之公救老之私以易之源救老之流閑之於易之中收之於易之外使莊列之洸洋自恣與申韓之慘礉少恩其弊皆可以少止其亦差有功於吾儒否乎吾友朔方郭子初從參同契以知易繼從易以知老子其學深於後天象數平生所言無一不本於易故其言老子一如言易焉庖丁之刀以無厚入有間所解牛數千刃若新發吾嘗謂郭子以易爲刀將批五經之大郤導諸子之大窾皆因易之固然無不躊躇滿志其大醇則得之於易也其小疵則失之於老而郭子弗計也惟吾言之所至使儒者見

之以爲儒老者見之以爲老斯亦已耳而何必自名一家之爲史稱世之學老子者絀儒學儒者亦絀老子道不同不相爲謀郭子殆不然郭子之易得郁郁溪之傳郁溪不言老而郭子推其意言之亦猶老氏不言儒而莊子推其意言儒其亦寓言之意云爾

参同契證易解序

屈大均

屈子曰吾嘗讀参同契而知古神仙之學皆得之於易易之道廣大精微與天地相準得其一端可以出有入無爲神仙況於吾儒得其大中至正者乎王文成云吾儒亦有神仙焉顏氏子是矣昔孔子贊易謂顏子其殆庶幾至以列于繫辭直接夫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文王之統夫何嘗以其年之弗永而置之乎夫復卦爲天地之根本造化之心因之而見以顏氏配復之初即配乾之初也乾之初潛龍勿用子曰龍德而隱者也夫龍而潛人而仙雖一陰一陽變化不測亦何嘗一息不在人世

乎今讀易而恍然見庖羲以下九聖之神明洋洋耳目之間與日月同其盈虛與四時同其消息亦何疑於顏氏之子乎魏伯陽氏得斯意故其於易動則循乎卦序靜則準乎象辭表以爲曆終而復始遂以窮神知化通德三光而蟬蛻人世今觀其書言言歌叙大易絶不及道德南華一語誠可謂能尊三聖者但其言秘奥幽渺非知夫易之源者不可以知其流今方外士有知叅同而不知易者矣未有知易而不知夫叅同者也朔方郭子少習丹家言篤信叅同玩味十餘年未達其旨其後南遊至韶陽師事彬如郁先生得其後天象數之傳因

以所聞詮釋叅同以易爲證予讀之以爲易傳也不知其爲叅同之傳也噫亦至矣哉因謂郭子曰子之師彬彬如先生殆儒而仙者也吾聞其在高凉夢有潘茂名眞人者爲講益卦至木道乃行豁然有省嘆曰眞人於我神友我於眞人心師因建仙易亭於鑑江之上以識所得臨終無疾過子丹霞之堂朗誦定性書端坐而逝噫嘻此非伯陽之所謂化形而仙淪寂無聲者乎今子之於易也合天人而一之貫佛老而通之其將爲顏氏子乎爲伯陽乎使仙家得子以爲仙何如吾儒得子以爲儒乎孰正孰偏孰修孰短子之智必能辯之

字說序

屈大均

字心象也心無象以字畫爲象象心而畫畫外無心心外無畫伏羲倉頡其皆神於心之用者乎故夫人能卽畫以見心則可卽心以論畫至矣哉梁子之字說也梁子善易所言多發明康節先天之秘康節每觀一物卽能分爲四梁子見一字亦輙能分爲四蓋從伏羲卦畫識得此心之本故能以心說易以易說字雖其字之義不必皆合於古人而其易則合矣其易不必皆合於字而其心則合矣先杖人云凡有畫皆後天也先天亦何所在乎神明者卽此後天而先天以見又曰先天明體而

用卦爻自內而生後天明用而體卦爻自外而生內者何心也所謂先天也粱子於畫前有得故能於畫後肆口而言知易之爻爻皆具太極體用則知字之畫畫皆一出乎吾心開闔之機卦爻卽字字卽卦爻能識自心之易則知自心之卦爻知自心之卦爻則知自心之字故非識心者不可與論卦爻並不可與論字六書之源一畫之本學者當求之於心求之於心而有得又豈以粱子之字說爲非乎

怡怡堂詩韻序

屈大均

古聖人身爲度聲爲律凡所有言莫不協乎自然之韻易之彖爻十翼書之典謨訓誥或三四言或五六七言咸係韻以爲節奏與詩彷彿蓋亦古聖人之詩也古聖人之詩體不必分蓋多藏於易與書之中而人不知若專以詩爲體則始於黃帝時斷竹黃歌至堯而康衢擊壤有謠神人有暢舜則有元首股肱之歌皐陶八百咸稽首進和至禹而包山襄陵塗山諸歌及岣嶁碑碣益洋洋麗藻矣上古聖君賢相聰明睿智天才所發無不善爲辭章惜乎年代緜邈古辭亡而古音亦失故今學士

大夫所爲古詩皆往往不知古音夫音惟古乃雅音之圓者曰韻韻字從員員爲天規屬陽方爲地矩屬陰陽雷之聲也出於性之正陰風之聲也出於情之偏爲詩者能善用夫一陰一陽之韻使清濁高下以序相諧大不過剛細不過柔其文辭復足以暢達其喜怒哀樂之志斯庶幾旣和且平可與三百五篇不相悖予少喜爲詩每憾天下人用韻不知簡擇一韻之瑕累其句且以累其篇以爲詩必宜選題而後作題不雅則宜廢其篇韻不雅則宜廢其句蓋篇之雅以題句之雅以韻一陰柔之一陽剛之剛以行其氣柔以使其才然後宮商

相叶正變得宜可以被絃歌登朝廟而神人悅豫此乃神明之道感應之機關乎汾穆元化非可以一藝而易忽之佟使君兄弟最相友愛政事之餘流連景物輒分題倡和思以詩世其家聲其詩務在選韻韻以甲乙分之甲韻以爲今體詩乙韻以爲古體詩而命東莞陳子錄之以成怡怡堂韻一書予見而稱善謂詩家金科玉律之本在是爲序而歸之

陳議郎集序

屈大均

陳議郎何以有集也屈大均曰議郎無集也而爲有集也者以其奏疏二篇蓋吾粵文之所始也今夫泉之初出其源可以濫觴非至于再至于三而不成瀆議郎之文至于唐而爲再矣至于宋爲三矣至有明則歸海海而爲溟渤矣古人祭川先河而後海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配林重其本也然則吾論纂廣東文集先議郎而後及夫唐宋明諸家其亦溯本窮源之微旨乎嗟夫吾粵自漢元鼎初即爲郡縣至建武百五十年議郎父子乃赫然以春秋易名家范升究舌桓譚拱手桓靈之世春

秋乃在交州文學之興吾粵抑何後於天下耶當
夫光武重興日月鴻朗議郎卽以立左氏學宮爲
請蓋以春秋之書有所褒諱貶損其義謹嚴非左
氏傳不能明人臣之所以不知春秋而爲莽之篡
弒雄之阿諛繇於不知左氏傳耳左氏傳蓋春秋
之梯航也先是周顯王時南海人高固爲楚威王
大傳以鐸氏春秋進于王鐸氏名椒其所爲書蓋
採取左氏傳中成敗卒四十章名之曰微使其王
易於觀覽而因固以効其忠誠者當是時揚越新
臣于楚使公師隅築楚庭焉然其僻在蠻荒猶然
蛟龍雜處與半裸之民不相上下者也固豈嘗北

學於中國耶夫子欲居九夷揚越在當時夷也乃
有固焉能知春秋獨早其夫子之神明所注耶則
固亦開吾粵文學之先者耶初左丘明作春秋傳
以授曾申申授吳起起授其子期期授楚人鐸椒
椒以授虞卿其爲鐸氏抄撮也則以授固議郎生
長蒼梧與南海密邇豈嘗得固之所傳於椒者以
爲家學耶其請列左氏傳也猶夫固之心以是爲
啓沃耶嗟夫光武重興愛好經術一時海內學子
莫不抱持六藝雲會東京議郎與范升鄭興杜林
衛宏劉昆桓榮之徒以褐衣召見可不謂榮而是
時皇帝方臨雍自講議郎以蠻越之人趨蹌其際

左執費氏之易右執左氏之春秋與諸儒進講終日問難不窮俾冠帶之倫圜橋門聽者歡欣鼓舞以億萬計自三代以來未有若斯之盛也其承詔與范升辯難書十餘上詞旨必有可觀使得與劉歆所移太常博士之書及鄭興父子所通大義賈逵所上春秋大義長義以抵公羊穀梁者並存簡編傳至今日豈非經學之幸然左氏之立歆始之議郎終之左氏傳所賴以不亡議郎一疏之力也所撰諸書與陳氏春秋雖皆不存而其功在聖經已萬世矣錄之以冠廣東文集使天下人知二百餘集之權輿其淵源一本于經學豈不爲嶺海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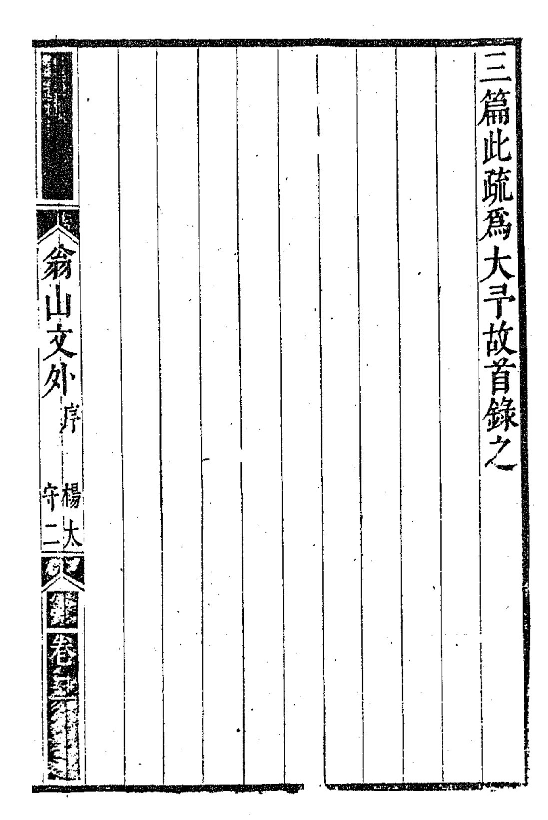
光乎嗟夫六經自秦煨燼而後非漢儒專門訓詁
後卽有濂雒大儒亦無從得不傳之學於遺經在
當時各自名家至今日而存亡或異然其淵流猶
可取而考證西亭授經之圖具在吾卽據之以議
郎及其父欽爲吾粵窮經致用之第一人將與治
春秋者奉以爲師以見嶺海人崇尚經學而能溯
流窮源若此其亦予好古之一端也夫議郎名元
封川人

楊太守疏序

屈大均

吾鄉先達若漢太守楊季與議郎陳元二君者同生建武之初方是時人倫再造三綱復整帝王之正統重興蓋自少康商高周宣以來於斯爲盛使二君者有嘉謨讜論不以入告於廷議政令得失無所建明得無自負其時而有乖天地所以生我之意乎嗟夫時之盛也孝之道必大明於世蓋孝者帝王治天下之大經大本而堯舜以來相傳之心法也當西漢末王莽不服母喪天下誅之而永元間朝中公卿大夫罹父母大憂不得去位以和帝之賢隆師重道經學修明然猶未知以孝治天

下之爲要故乎獨憂之而亟亟昌言於朝以詔天下臣民均行三年通喪爲請吾覽其疏雖寥寥數言然已舉天經地義所以通神明光四海者洋洋乎包括無遺於以扶植人倫感動天性亦可謂至矣盡矣無復以加之矣其亦孝經之一翼也哉嗟夫孝經者夫子繼春秋而作者也夫子云欲觀我褒貶諸侯之志在春秋崇人倫之行在孝經是知孝經與春秋相表裏舍孝經而言春秋則治爲徒法舍春秋而言孝經則政爲徒善治天下者能以孝經爲仁之體以春秋爲仁之用舉而並行之則天德王道其皆可以無憾於古聖賢也哉乎疏凡



三篇此疏爲大寻故首錄之

陳文恭集序

屈大均

吾粵自成弘以來先正多以理學名其家其淵源皆本白沙白沙則本於濂溪濂溪主靜而白沙致虛其旨固不殊也朱子不言靜而言敬蓋患人流入於禪然惟敬而後能靜敬也者主靜之要也蓋吾儒言靜與禪學辭同而意異吾儒以無欲而靜故爲誠爲敬禪以無事而靜故淪於寂滅而棄倫常不可以不察也今夫主靜之學性學也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感於物而動性之欲聖人嘗寂而嘗感故有欲而實歸於無欲所以能盡其性濂溪曰無欲則動直靜虛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

公則溥白沙曰夫動已形者也形斯實矣其未形者虛而已矣虛其本也致虛之所以立本也此與濂溪之言一致也劉念臺云靜者執中之旨也心之明曰惟精心之誠曰惟一允執者敬而已矣敬以敬此精也敬以敬此一也主靜者允執之謂也致虛亦猶是也然明道云靜中須有物有物者言乎自得之也白沙亦云夫學貴自得也學者苟不但求之書而求諸心察於動靜有無之機去耳目支離之用存虛圓不測之神一開卷盡得之矣非得之書也得自我者也此又白沙本之於明道者也淺儒不察謬以白沙之言爲禪然則濂溪明道

其亦禪矣乎王青蘿云白沙非禪者也白沙初學于吳康齋而未有得歸坐春陽之臺潛心數年乃恍然有得於孔顏之所以爲樂其學蓋本諸心其功則得于靜似禪而非禪者也李九我云自白沙起謂學必有本源靜而反觀乎此心之體得其自然而不假人力者以爲至樂具是自是而天下學道者浸知厭支離而求諸心豈謂盡出白沙哉要自白沙默啓之噫之二公者可謂能知白沙者也念臺又云周子者再生之仲尼也明道不讓顏子横渠紫陽亦曾思之亞乎陽明見力直追孟氏矣自有天地以來前有五子後有五子斯道可謂不

孤然念臺知陽明而不知白沙豈非嘗讀其書乎
念臺生于浙故知陽明子生於南海亦惟知白沙
豈皆有私其鄉之心乎陽明曰甘泉之學務求自
得者也世未之能知其知者且疑其爲禪甘泉者
殆聖人之徒也陽明之學多繇甘泉啓發而陽明
亦未嘗數言甘泉之師爲白沙則又何也白沙平
生不著書所言學散見於詩文之中甘泉謂白沙
文字發乎自然如日月之照雲之行而水之流又
如天葩含吐紅者自紅白者自白故嘗纂陳子至言
一編以惠學者謂白沙有言皆從天之無言而出
言諸乎天故曰至言高簡氏曰白沙言論簡易凡

有所作罔非道妙呈華譬之化工流形萬彚森布各止其所而其文罔煥煥乎莫之繪焉噫盡之矣集凡十二卷詩半之名白沙子集今錄其尤醇者若干篇易名陳文恭集中有借用佛老之言一皆舍之是亦予之所以厚愛先哲也

東莞詩集序

屈大均

今天下錄詩之家亡慮數十惟牧齋列朝詩集所載自帝王將相卿大夫士庶以及婦女緇黃人各爲傳美惡無隱絕似一朝人物之志蓋借詩以存其人其人存則其行事大小可考鏡是亦詩之史云爾昔夫子作春秋以繼詩詩雖亡而春秋不亡故春秋者詩之所賴以不亡者也士君子生當亂世有志纂修當先紀亡而後紀存不能以春秋紀之當以詩紀之此蔡子平叔東莞詩集之所以作也東莞自宋嘉定間竹隱李先生父子出而後東莞始有詩明興東莞伯羅山何公眞繼之三百年

來洋乎洋家風戸雅爲古體者以兩漢爲正朔爲今
體者以三唐爲大宗固廣東詩之淵藪也天地之
道其發之遲者其光昌之久廣東居天下之南而
東莞爲廣東之東東者日之所始其人之文明宜
居天下之先亙居天下之後後蓋所以爲先也水
隨日者也日之所始則爲水之所終水之所終則
爲日之所始東莞南當大小虎門五嶺之水所歸
三江之水所滙汪洋萬里極于沃焦祝融之宮闕
浮沉其際毎當夜半潮雞爭鳴有初日大徑十餘
丈從風濤湧出光射扶胥此廣東人之所受以爲
文明者也而東莞輒先得之故自洪武開天之初

東莞伯即以功名顯著其武烈文謨冏將垂之百世而其詩復爾可傳乎叔東莞人始祖西野府君爲西山先生四世孫考西山先生三子兩孫皆學於朱子而九峰爲朱子門壻九軒覺軒則皆朱子之外孫也朱子之史以綱目直繼春秋乃建陽蔡氏一家之學所宗平叔生於數百年後能溯其始祖淵源所自思以東莞詩集寓其大書特書之微斯亦有功於綱目能不愧爲朱子之外冑孫苗裔也者美哉斯舉豈非卓然有以自見者哉是集也於宋首紀竹隱以其不仕元也於國朝首紀羅山以其能歸命大明也意良深厚雖一邑而隱然繫

天下之重焉一邑者一天下之本雖繇此而集天下之詩可矣予向者有嶺南詩選前後集二編前集自唐開元至有明萬曆後集自萬曆至今亦依牧齋體製閱十餘年未就平叔斯集爲吾之先聲故嘉之而爲序其端

麥薇集序

屈大均

昔箕子作麥秀之詩以歌詠殷民聞之罔不嗚咽流涕動其不忘故國之心殷民者蓋周之所謂迷與頑之百君子者也然當是時百君子遭逢大變其慷慨激昂纏綿悱惻必多見諸詩歌而自麥秀采薇而外篇什無聞豈周之人惡其譏切觸諱忌不使流傳於世歟伯夷所謂以暴易暴其辭過直隱士之放言也夫子曰民到于今稱之夫卿士大夫不稱而民稱稱其能放言歟抑稱其能餓于首陽之下歟斯民也其猶殷之迷與頑者之後裔歟然夫子嘗自謂殷人而嘗冠殷章甫之冠夫子生

周中葉而不忘殷所謂民者抑夫子之自謂歟嗟夫夫子誠殷人也故嘗於殷之忠臣義士諄諄在口蓋嘗稱泰伯爲至德矣以微箕比干爲三仁矣論次逸民則以夷齊之不降不辱爲首矣又謂虞仲放言意虞仲當時亦多有所歌詠而夫子及見之歟嗟夫商有頌而無詩其詩僅麥秀采薇二篇然商頌乃宋襄公時正考父所作則商頌者孔子之家乘也孔子於詩存商頌不敢忘其祖也然何以麥秀采薇二篇不見録於三百篇中豈以其於風雅頌無所可屬耶嗟夫士不幸而爲逸民復不幸而所爲詩與箕子伯夷同其徜哀飮恨者湮沒

不傳無以爲忠臣義士之所興起故家遺俗之所流傳斯非有志刪述者之責歟大均不敏故嘗博觀昭代始自崇禎之季至于長曆之年爲朝者四爲世者一其間已仕未仕而爲逸民隱忍而死者實繁其人其身旣繫乎綱常其言復合于風雅吾謹采之編爲一書名曰麥薇集以上擬夫箕子伯夷焉集凡十卷以明人始亦以明人終猶夫子殷人多稱殷人而以殷之人爲懿親云爾

送張超然浮海往日本序

屈大均

吾友超然張子性好遠遊以海內之地山之高峻者止於五嶽川之大者止於四瀆其道里不過數千而近周流堂奧未足以言遊遊必於海之外如彼鴻蒙者蓬蓬然至於東海俄蓬蓬然至於西海蓬蓬然至於南海北海而後其遊始暢襟抱乃極於廣大聞徐福之墟在日本其所齎尚書百篇未經秦火且三千童男侲女之裔與百工技藝巫醫卜筮之子孫久爲蠻𡰥張子思以其身爲師取而敎之使邪馬臺以東薩摩州以西周廻六十六島其人民家詩書而戶禮樂煥然文明遂與諸夏比

美斯亦君子之大樂而其遊爲不徒然者也張子生長閩中閩之人以烏艚白艚爲家終歲之間東走流求呂宋西走荷蘭紅毛曼丹隨風所向倏忽數千萬里若日本則亦在門戶之中矣海鰌之出其脊如太行常山不見首尾吞吐崑崙之舶若飯鉶然閩之人往往揚帆自其口入以爲天色晦冥陰雲慘潑殆飄入黑山鬼國不知其在魚腹之中也張子爲人忠信而多文忠信則爲豚魚所孚多文亦當爲蠻尼所重以海隅日出之鄉爲過化存神之地吾知其無所不可也吾聞朝鮮之學始箕子日本之學始徐福其酋王妃女知讀書其官長

白丹皆以詩賦相尚而自來中國人至彼大率豪商巨估不識詩書無有懷才抱德之士以聖人之道與語者張子斯遊愛其人而不愛其物言其義而不言其利先導之以文辭後進之以經術使皆翕然向學彬彬有文於周公仲尼之徒無所悖然後張子舟望南越而歸入乎大小虎門仍止番禺舉張子之所以爲敎與日本人之所以爲學者一一陳於先師之前斯則先師乘桴之志不得行於其身越二千餘年猶得行於張子豈不爲聖門之幸事乎哉行矣張子予恨未之能從爲之序釃酒以送之云爾

又

傳曰日出扶桑扶桑者木也木爲日之所本故東洋之國名爲日本言乎日本乎木也易之道尚木故益曰木道乃行日之一出一入木道之行之象也君子者以日爲師知日之所本在木而南從天池東指暘谷身至乎扶桑之下以觀日之所出斯亦勝於泰山雞初鳴之所見以爲長三丈所也遠甚去矣張子乘木舟之虛浮游無際窮尾閭之所歸觀元氣之所本知易之道始乎日而終乎月始乎雷而終乎風而皆以木爲尚又知夫木之道生生金之道殺殺其事不可以並行而日本之地多

鍇鐵工鑄長短倭刀純鋼犀利其人又兇悍好殺素爲神州赤縣之患張子以間爲其王言王之國其位在木乃日之始出之鄉日主德月主刑王其以日爲師以德爲治以上合乎天道毋如昔之揚帆而西而南且北殺掠中華自貽禍患爲也王如聽張子言奉以爲師則張子敎化大行聲名洋溢於蠻貊而施及中國張子其自此遠矣然而父母之邦不可久去語曰木之有本水之有源衣裳之有冠冕則張子其亦早求所以來歸也哉

送田子遊吳序

屈大均

關中田子將適吳予謂田子昔吳自子游以文學得聖人之一體而季札善審詩樂其風流所及後之學者多能得其精華昔梁鴻亦以關中人適吳企子游季子高風見之詩曰雖不察兮光貌幸神靈兮與休今田子其有鴻之心也哉田子潔身不仕久隱殺初之山所爲詩於周則愛豳風七月於秦則愛蒹葭夫蒹葭之篇秦之君子所以招隱士也水之湄水之涘夫非涇渭之間漆沮灞滻之上乎哉田子求伊人於彼中其亦可以得之矣胡爲而又適吳夫吳之水三江五湖爲大三十年來隱

居樂道之士多於水而少於山吾所與遊其一在震澤之旁其一在婁江之曲其一在秦淮清溪之間子往求之歌所爲風雅之詩當必有賞音見微而知清濁者如以爲夏聲有先王之遺風焉則子之詩於是乎其可傳矣

尋墓詩序

屈大均

護衛徐君幼孤失其母夫人墓之所在越三十餘年得間從京師以至廣州於城西龜峰之麓蔓艸之間無有若堂若坊者若馬鬣者可識無有若輓父之母者可問乃不失於穴之前咫尺焉不失於穴之後咫尺焉不失於穴之左之右咫尺焉若上啄而下啐然闕地尺餘得瓦罌以其十指之血滲入骨中無點滴留聚於外氣已冷復煥色已槁復滋一號哭而精驚於幽焉再號哭而魂返於明焉或曰是其鬼神之所爲歟非鬼神而能若是歟予曰鬼神者何也誠而已耳誠之所至手與足斯至之

手與足之所不至而誠能生鬼於陰生神於陽以
至之誠猶聲鬼神猶響君子亦誠而已矣於是學
士大夫作爲詩歌以嘉君帙成而屬予序其端

无悶堂文集序

屈大均

吾嘗謂文人之文多虛儒者之文多實其虛以氣其實以理故也天下至實者理而已耳至虛者氣而已耳爲文者能以理而主其氣則氣實否則氣虛故有謂文以氣爲主者非也儒者之道舍窮理之外無餘事窮理所以盡其性盡其性所以至其命命至矣性盡矣如是而發爲文廣大爲外精微爲內高明爲始中庸爲終其造詣有非文人之所敢望者噫嘻豈非文之至乎其極者哉吾友超然張子所爲无悶堂集其文一一尚實無所待于辭華無所假于事物文從字順惟其理之所之然理

足而氣益以生焉孟子所云配義與道是集義所生張子其知之矣惟如此而後文乃純孟氏之醇乎醇以是也嗟夫文自兩漢以來莫正于唐莫純于宋考亭横渠中正精粹集文事之大成而朱子之理尤盛蓋理水也言浮物也理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而昌黎以爲氣水也言浮物也此非知文者也是故君子有窮理之功而無養氣之功氣之剛大以直而塞乎天地皆窮理之功之所爲吾與張子將終身以從事於斯以求至乎其極夫豈徒爲世之文人者之文而已哉

訓練輯要序

屈大均

言兵莫善於易其曰師出以律丈人之所以吉長子之所以開國承家不越乎是矣律其身以律三軍之士三軍之士以吾之所以自律者而律焉於是而人莫不和人莫不和而後天時地利可得而用故爲將必貴知易三代而上無論矣漢唐以來善兵者率多書生若張良趙充國鄧禹馬援諸葛孔明周瑜魯肅杜預李靖虞允文之流莫不沉酣六經翩翩文雅其出奇制勝如風雨之飄忽如鬼神之變怪皆於大易之旨有合是誠所謂儒將風流者也有明戚繼光嘗爲紀效新書于善之以爲

師卦之行義爲將者所宜講習其法始於訓練訓練者易發蒙擊蒙之義發者說其心之桎梏擊者使其知禦寇之利蒙既正而後爲師之聖功乃成聖功成斯可以行師故師卦繼蒙師也者師也三軍之士皆弟子平居則耳提面命諄諄之諄諄使之悅而誠服有事則手足相維腹心相倚若子弟之衞父兄故以戰則克以守則固而爲天下節制之師江左修五謝君少以武甲科起家分符廣海日討軍實而申儆之威愛並至居然有古名將之風嘗與予遊出其訓練輯要一書相商命爲之序予以君儒者因舉大易之旨爲言而左袒古之儒將

似有所阿於君然而非也蓋爲將者不可以不知書有謂兵者變化之物而遷移倚伏之事故夫知兵者性知者也用兵者性能用之也霍去病言顧方畧何如不至學古兵法然兵法者規矩也擬議規矩而後可以變化乎規矩仲尼之不踰變化之至也爲將者得規矩於書之中而神明規矩於書之外是之謂以道用兵故孫子之言兵也一曰道蓋得斯意也君其悉集古今兵法爲一書若信陵公子名賓客之所爲而其終歸之曰道以合乎大易乎雖不文尚能爲君序之

西屈族祖姑韓安人遺詩序　屈大均

吾屈自三閭大夫以騷賦起家爲宋玉景差唐勒諸人師於是南楚風俗皆好辭哀怨之音百有餘年不絕漢高漢武好其聲嘗製爲大風鴻鵠秋風瓠子落葉哀蟬之歌以象之蓋楚辭至西漢而大顯若夫四皓淮南大山小山枚乘相如蘇武李陵朱買臣息夫躬王逸之流以及女子如唐山夫人戚姬烏孫公主卓文君華容夫人昭君班婕好之流是皆能祖述離騷九歌以爲歌爲賦爲樂府爲四五言詩聲情相擬比興相師其一體親承宛若子孫固不必其出於同姓也其出於同姓唐時則

有千牛將軍同仙一人然寥寥五律數章未能光
大三閭之業蓋三閭騷之聖也其所撰不徒能變
風雅抑可續夫春秋爲之苗裔而忠者得其忠文
者得其文誠非易易天之生才固不能代有神奇
如大夫之齊光日月者也考吾屈自漢高帝遷之
關中於是關中多屈氏與昭景懷三貴族及齊諸
田皆猶稱王孫傳至有唐吾屈有節度使諱政者
自關中來始居梅嶺之南南宋時其孫廸功郎誠
齋又遷於番禺沙亭今子姓千有餘人輒稱三閭
大夫之裔復號爲南屈以別于關中之西屈然文
風至明興始盛有都護公仲舒者與吾高祖滄洲

處士及從祖博翁青野五柗悅梅楚鄉若而人皆好爲詩合爲騷餘若干卷而閨閣之詩尚無聞歲丙午予至關中詢諸蒲城峯陰宗人始得族祖妣爲叅議韓公邦靖之安人者遺詩一卷其思親寄夫贈送兄弟諸篇諄諄忠孝纏綿悱惻溫厚而多風甚與離騷之旨相合予甚喜以爲可補騷餘之闕手錄以歸因念自古屈氏賢女子善於辭令者莫如女嬃其申申以詈也說者謂其欲三閭爲甯武子之愚毋爲史魚之直以速禍旨哉斯言可謂深知女嬃惟如此方無愧三閭大夫之姊今安人之詩優游婉順發情止禮義誦之可以知其德於

以繼女嬃之嬋媛誰曰不宜詩舊有序爲康修撰海所作安人故無子有女名巽痛其父母俱亡身爲兒女子不能發揚休光乃貽書青修撰之女張氏代請修撰爲序萬曆甲辰安人之從孫受善鏤版以行越四十年癸未賊陷羣陰版燬是本以受善之弟受命所錄故存嗚呼女才之難傳之亦不易如此又安知吾族沙亭無有如安人之儔風雅洋洋湮沒而不彰者耶安人之父都御史公諱直歷事四朝以文章經術顯著休沐輒課諸子經史安人年十餘公令爲三體唐詩精采煥然多合矩度是雖得之庭訓然非資性過人不及此吾祖家約

女子惟許讀女孝經列女傳女誡諸書不得旁及詞賦以是閨閣罕爲詩嗟夫吾宗閨閣不可以不知離騷無論離騷即如安人之詩得而諷誦其爲興起而知事父事夫之義寧不多歟且安人之女孝而能文能請於先生大人以傳其母著作又可以敎天下之爲人女者而所貽康氏女之書不傳良可惜也

于夫人詩序

屈大均

易家人之卦以離女爲主離爲文章而二曰无攸遂在中饋未嘗以離女有文章爲言三則曰婦子嘻嘻終吝婦人而能詩詞嘻嘻之象也故夫子以爲失家節所以者何離之女詩之所謂哲婦者也聖人恐其以哲爲用故以无攸遂訓之无攸遂則純乎愚矣純乎愚故能順在其位而有富家之吉富者何自四至初水上火下有爲酒食之象家有酒食斯富矣婦人之文在酒食次乃衣服不聞以詩詞也然吾觀詩三百篇多婦人女子之所作其首章則后妃也周南者文王宮詞而作之乃自后

妃文王繫易而后妃爲詩夫婦之閒各有其所以爲文文王爲王假有家之吉后妃爲有孚威如之詩威如者離之文章所著見者也然則婦人而能詩必其賢如文王之妃宣王之后者也不則莊姜恭姜衛女之流或行露白茅之女與夫雞鳴執殳葛生于役之婦性情正而禮義明其樂也不淫其哀怨也不怒庶幾乎家人之二所稱順以巽者哉武進唐孔明先生有賢配曰于夫人能詩嘗與先生唱酬有集曰雙燕樓稿先生以易舉孝廉旣遭亂隱居不仕夫人亦貴家女居貧勤苦手自釀黍製茶以爲先生朝夕娛而聞薛氏女多才復解簪

珥鷺鼎彝置爲先生側室三人者相與靜好女君有不如其娣之謙妾人無實命不猶之怨今讀其詩洋洋乎合風吐雅而交相愛之誠多合易象信家人之可法者也當庚子之冬先生與予客錢塘觴詠之餘未嘗言及夫人能詩越二十有六年乙丑先生之子于光來遊廣州始以雙燕樓稿及薛夫人吹蘭草相示孝子之心不忍其親之著作泯没亦誠君子之所取也故爲之序以歸之